

## 詠春拳在香港 – 看師徒制度的運作 情況及功能

香惠初\*

### 緣起

中三時，我曾經有九個月的時間跟隨馮師父學習詠春拳，後來由於想花多一點時間讀書，而練習功夫又很辛苦，我便停止了學習。然而，當時馮師父正面對著詠春班收生不足的經濟困境，基於難以啟齒，我便在沒有知會馮師父的情況下便單獨地「完結」這段師徒關係。兩年之後，馮師傅的拳館搬到了我就讀的中學附近，在中五至中七的三年裡，我常常碰見他，他亦一如以往與我閒話家常，關心我的一切。這種並非以金錢維繫的師徒關係一直使我感到異樣的感動。同時，由於我在他經營拳館最艱難的時候離開，所以每當我對著馮師父時，我總帶著一點點的歉疚。

時至今日，事隔多年，我還是清楚記得馮師傅對於詠春拳的那份堅持。比如說，馮師傅總在教授拳術的時候，孜孜不倦地講解作為練武之人的應有道德與行為，並要我們背誦《武德訓》。而馮師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2002年時，武館因為收生不足，師傅捉襟見膝，馮師傅卻跟三個月來的第一個新生表示，如果他下一堂不把頭髮剪短且染回黑色的話就不要再來拳館學習詠春拳。這使我明

白到在香港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教授詠春已成為一份職業，但詠春師傅其實亦有著對傳統的一份堅持。

本文為了解詠春拳如何在現代的香港社會傳承，將以馮師傅位於上水的詠春拳館作為主要的田野考察場所，探討師徒制度 (apprenticeship) 在詠春拳的運作情況，從而了解師徒制度作為教育模式的好處。同時，筆者將以人類學的角度，分析師徒制在知識的傳播上的優勢，以及師徒所建構的緊密師徒關係，怎樣有助詠春師父穩定學生的數量與收入來源。

### 研究方法

由於我與馮師傅有聯繫，而我幾位主要受訪者，亦是馮師傅的弟子，所以我會以馮師傅於上水的武館，作為我主要的田野考察場所。同時，由於我的主要受訪者馮師傅與其他同門的詠春武館有緊密的聯繫；而馮師傅的一些弟子亦有在不同的地方跟隨不同的師傅學習過詠春，故我的田野考察場所及受訪者，亦會包括其他詠春武館及場所；陳師父在大學的詠春班亦會成為我是次研究的第二個的田野考察場所。因為透過不同的詠春拳教學場所 (拳館/青少年活動班/大學)，我就能更能比較及了解詠春拳的師徒制度會否因應場所的轉移而有所不同。在研究開始前，我已取得了馮師父以及陳師父的同意，可隨時到他們的拳館及活動班中進行參與觀察，留意當中的師徒關係。

\* 香惠初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本科畢業生。他的電郵地址：[andyheung1127@hotmail.com](mailto:andyheung1127@hotmail.com)。

## 田野考察結果 - 詠春武術會的師徒關係

### 徒弟的類別

馮師父的徒弟大概可以從就業及婚姻狀況來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型的受訪者是仍然在學的徒弟(主要是15至25歲)；第二類型的受訪者是單身就業中的徒弟(主要是20至35歲)；第三類型的受訪者是已婚就業中的徒弟(主要是30-50歲)。這個分類是我希望能夠透過徒弟的不同社會與家庭角色，看詠春拳對於他們的意義會否有所不同。

### 學習詠春拳的原因以及對詠春拳師徒關係的看法

馮師父學習功夫的最初原因是因為當時香港社會治安差，馮師父的父親為免兒子被壞份子欺凌，便帶馮師父到處學功夫。後來馮師父更對武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他就先後學習空手道、柔道。從中，他認為有不少門派的功夫都誇張了其實際的功能，如牽涉及氣功。直至馮師父接觸到詠春拳，他認為詠春拳是一門實用的功夫，其「子午線」的理論又符合物理學的原則。故此，他便從少跟羅炳師父學習詠春拳，直至出來工作。

但是在馮師父三十多歲的時候，由於工作的情況不理想，他打算重新投入他一直喜愛的詠春拳，並希望老來可以以此為生。所以他就跟從一位詠春拳造詣很深的袁炎強師父重新學習詠春拳。由於馮師父在青年時已有一定的詠春拳基礎，到了重新學習的第二年，袁師父便傳授一般需要

七、八年時間才會傳授給徒弟的八斬刀法予馮師父；同時袁師父更在二零零二年把華明的興趣班讓給馮師父，使到馮師父能夠開展他的教學生涯。

但事實上馮師父指出，袁師父之所以會與眾不同的這樣厚待自己，是因為自己對於袁師父非常的尊重，而且不計報酬地以徒弟的身份無償地裝修袁師父的拳館。這對比其他學習了七、八年的徒弟仍以上一課便交一課錢、錙銖計較的行為，馮師父認為他對師父尊重使到他與袁師父的師徒關係更為互動。

現在馮師父視宏揚詠春拳為己任，所以他自二零零二年開始，創辦了詠春體育館。他對於師徒關係，認為必須要有慎終追遠的尊重。所以他身體力行地每個月都會回到他袁師父的武術館交上一千塊元當作一點心意，同時與師父與師兄弟聚會。但是他認為這是他個人對其師父的尊重，他並不期望他的徒弟都會這樣對他。他只希望他的徒弟都能夠被他的言行所感染，不去作奸犯科，正直做人就已經非常之好了。而事實上，有幾個已出外授徒及因太忙而很少來上堂的徒弟，也會跟從師父類似的做法，每個月只上一堂，卻交下一個月學費。馮師父認為這其實代表了傳統的師徒關係。

至於對師徒關係的期望，馮師父認為是沒有期望的。因為在他的教學生涯中，他很用心的教很多徒弟，但徒弟卻沒有對自己好。更甚的，有些跟從馮師父學習有四、五年的徒弟，在出外開班授徒後，從

來都沒有回過拳館。為此，馮師父認為他大部份所謂的「徒弟」，也只能算作是「學生」。但是馮師父亦認同，能夠有幾個「徒弟」才是他教詠春拳的最大滿足。

另外，我訪問了五位學生，理解他們對學習詠春的看法。

#### – 蔡先生 - 熱愛武術與尊重師父

蔡先生今年二十一歲，大學三年級生。他之所以學習詠春拳，是由於中五公開試後，賦閒在家，無所事事遂想到學習功夫來充實生活。他在朋友的介紹，加上他對其他外來武術沒那麼大興趣下，他便選擇了他認為地理位置方便(上水石湖墟)，學費又不太貴(當時學費為\$400)，又有朋友在的馮師父館中學習詠春。而他的學習目的有：解悶、強身健體以及保護自己。

對於他學習功夫，他的家人並沒有甚麼意見，只是看見他有时弄損手腳會薄責幾句不要玩得那麼狠，要小心自己。同時他學習詠春拳的金錢來源，在中學時期是來自父母，而大學時期則來自自己的兼職收入。蔡先生除了學習詠春拳外，在大學一年級始，亦同時學習柔道，泰拳。而這亦是受到馮師父的鼓勵。

他認為在他學習的種種武術中，詠春拳是唯一存在著師徒關係的。他解釋：馮師父除了著重拳藝的指教外，亦會關心學生的前途、感情、行為以及一切的生活小事。他覺得就算有一天他不再上馮師父的拳館，師父還是永遠的師父，因為師父除了給予弟子功夫上的技藝，同時亦有少少

如父子般的感情，這就如師說中的：傳道、授業和解惑。所以他引述馮師父的說話：「那些學得幾好但沒有學下去的學生很可惜。」蔡先生指出，這並不是說師父可惜少了一個學生便少了一份收入，而是馮師父心中，想詠春拳這種良好的武術能夠在香港有更多人去練習。是以在香港教詠春拳是無利可圖的前設下，蔡先生更欣賞馮師父對詠春拳的教學熱誠。

同時，蔡先生認為詠春拳對他的意義可以說是生活的一部份。雖然有時他也會為著不同事情忙而返不到拳館，但他認為，在他的日常生活裡，返拳館是必須的。至於師兄弟的輩份，蔡先生認為大家一起學習，其實入門的先後並不是那麼重要，反而是在功夫的造詣、弟子對師父以至其他師兄弟的態度語氣才能表現到誰是值得還是不值得尊重。他補充，更何況有一些所謂的師弟，其實是「做得自己爸爸」的人及專業人士。

最後，對於馮師父，蔡先生認為他是很關心學生。而四五年的相處裡，已產生了很深厚的感情。而他對於每個月只上一堂，並交一個月學費的師兄弟，他認為是視乎他們的經濟能力。同時他認為無論在師徒的感情，以至到想支持這個教得這麼好的師父繼續教詠春上，能力可及上的經濟支持，是應該的。

#### – 吳先生 - 社交聚會與尊重師父

吳先生今年二十一歲，大學二年級生。他之所以學習詠春拳，是因為中二的時候，有不同的朋友都游說他學習詠春拳，加上

學費不貴(社區中心\$180-4堂)，所以他就學詠春拳了。這個受訪者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在中三的時候，因為覺得沉悶以及有很多的事物要做，所以就停止學習詠春拳。但後來到了中七公開試後，由於無所事事，加上在同學陳先生與蔡先生的游說下，在考慮到馮師父其實教得不錯下，便重新開始學習詠春拳。他認為他學習詠春拳的主要誘因是朋輩的影響。同時，上拳館亦是與朋友、師父聚會聯誼的機會。

對於他學習功夫，他的家人起初反對，這是因為他同時參加很多不同的興趣班，花去了可以用來溫習的時間。但現在父母基本上是沒意見的。另外，他曾學習過空手道，他認為教練與學員，以及詠春拳的師徒關係有很大的分別。

他認為在師徒關係中，師父與弟子的關係比較互動，這帶來的好處是師父能夠與徒弟，以及徒弟與徒弟之間有更好的關係。他所舉的例子是當每個新生入門，馮師父都會一一介紹每個在場的師兄予新生，這就加深了新生對各人的認識。同時在馮師父的館中，當每個人進來及離去時，都會向大家和向師父問好或說再見。吳先生認為這都與空手道中，大家沒有甚麼聯繫的情況很不同。故此，他很享受這種師徒間的親密關係。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在師徒關係中，由於師父並沒有既定的課程與教授的制度，師父的教授往往是「因材施教」甚或「憑印象來教」，所以他覺得整個學習的過程也令他覺得有點混亂。然而，他強調，雖然有些時候，師父

教詠春拳是講人生道理多過教拳，但源於師父對詠春拳的熱誠，以及學生的關心，所以他都是很尊重師父的。

另外，由於吳先生是個熱衷於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的活躍份子，所以他很多時都會上兩個月的課，又會暫停一個月。他表示，雖然停學的一個月裡，他沒有付錢給師父，但其實，作為徒弟，其實是有責任付錢去支持一下師父。因為師父是在接近「蝕本」的情況下進行教授詠春拳的。

最後，在詠春拳對他的意義上，他認為拳館是一個社交聚會的場所，裡面有他熟悉的師父與朋友，他享受這種聚會，同時又可以鍛煉一下身體，而至於將來會否教授詠春拳，他則表示因為自己並不是很熱心的人，所以應該不會。

#### － 陳先生 - 生命的意義與把師父當作父親

陳先生今年二十二歲，大學三年級生。他之所以學習詠春拳，是認為學功夫應該是學中國而非外國的類型。同時他認得詠春拳好像沒有那麼「暴力」，所以他在中二時看到武術會的宣傳單張後，便開始學習詠春。

陳先生認為他學習詠春拳的目的是有轉變的，起初他是為了打發時間以及想打架時打贏人以保護自己；到後來學了五六年後，他的學習目的則是為了取得教導師弟時的滿足感、希望對詠春拳有更深的研究以及返拳館已成為他生活的一部份。

家人對於陳先生學習詠春拳，起初是

反對的，因為中二時的陳先生，其實是偷學詠春拳的。但後來母親都沒有甚麼的意見。而陳先生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家裡的經濟是頗有困難的，所以由他中二至現在的學費，他都是很辛苦的省回來的。同時，他表示，由於馮師父知道這情況，所以很多時，在師母(以前間中上拳館收取學費，現在已不會)不在的時候，每當交錢，都會說陳先生才剛剛交了錢，叫陳先生再遲多一兩堂先交。故很多時，陳先生交二個月的學費便上了三個月。陳先生表示這是因為馮師父明顯的不想陳先生為了交學費而節衣縮食。

無論是以我的認知，以及陳先生的說話中，陳先生對於馮師父是極之尊重的，而馮師父也是對陳先生非常好。陳先生同一屋簷下的爸爸，其實是他的後父，他自少便覺得這個後父針對他，對他非常的差。然而在整個青少年的反叛期，陳先生認為馮師父就像是半個父親般，在這個反叛的歲月裡，不斷的勸他要讀書，要怎樣待人接物。同時，由於馮師父的兩個兒子是前妻所生，並與前妻一起居住。所以馮師父在教導陳先生時，也會向陳先生談及這兩個兒子與自己的疏離。

陳先生覺得詠春拳對他的意義遠超拳術的本身。因為他除了在學習及指導詠春拳中取得身份認同、滿足感以及鍛練到說話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師父，可能自己在這種不快的家庭下，早已放棄讀書以出來工作。但是這個又像父親又像朋友的師父卻在他最需要的時候，給予

他最有力的忠告與鼓勵，使到他得以走上正途，升上大學，以及在將來會有更大的發展。故此，他是很感激師父的。

至於師徒制度以及師兄弟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師徒制與學校老師學生的不同，應該在於師徒制中，師父與徒弟會有更多的接觸，所以在這種面對面的運動鍛練中，使到參與的人都產生出更深的信賴與感情。而他的例子就是，在練習拳腳，以至刀棒的情況下，刀劍無眼，如果不互信的話，根本沒可能能夠與對方對練。他指出，拳館中就曾經出現過二個「殺人王」，他們雖然對詠春拳掌握得不錯，但由於在練習時不顧對方的安危，每每用盡全力且不留手，故此，這兩個人就不受尊重，更沒有人願意和他們對練。相反，他覺得自己之所以得到師兄弟的尊重，則是因為他顧及大家的安危並很樂意指導師兄弟。

最後，他認為，雖然馮師父從來沒有說過徒弟們將來應該怎樣對他，但是從馮師父對待師公的言行與尊重裡，跟從師父多年的徒弟們都無不被身教言教地知道怎樣才是對師父的應有態度。

#### － 程先生及其弟弟 - 運動

程先生今年二十四歲，大學畢業，現從事與核數有關的工作。他學習詠春拳共有一年的時間，當中的十一個月都是在兩年前跟從一位居住在港島區的詠春師父。他之所以轉投馮師父的詠春武術會，是因為他的家庭剛從港島搬到了上水；豪先生為了繼續學習詠春拳，便去了上水的詠春拳館

來學習詠春拳。

豪先生是與弟弟一同來學習詠春拳的。他與弟弟都認為詠春拳除了是一門武術外，更是一種運動，能夠鍛煉身體與意志，使到身體更為健康。當我問到女朋友與家人可有反對他學詠春拳時，他指出只要預早說好了時間表給他們知道，基本上他做甚麼都是有商有量，並不會受到干涉。

至於師徒關係方面，由於他曾上過兩個的詠春拳館，他認為並不是所有詠春拳的師父都像馮師父般那麼親切，並與徒弟關係融洽(所以他不透露之前的師父是誰)。他指出，在另一間的拳館中，教授詠春拳者，多為師兄，師父只是坐在一旁，偶然稍有指點。相反，馮師父除了有較多和更明確的親身指導外，由於馮師父待人親切，又喜歡說笑聊天，豪先生認為與馮師父的師徒關係是較從前那種拳館更為融洽與投入的。故此，他亦認為在體育會中的師徒關係是更親暱與互動的。

#### – Sky - 人生的一部份和尊重師父

Sky今年二十歲，工作是社區中心的活動工作員，已跟隨馮師父學習詠春拳有九個月。自中學開始，Sky因為看過劇集「方世玉」及電影「詠春」，就一直很想學習詠春拳。但是因為父母認為拳館品流複雜，而練習功夫又會花去溫習的時間，Sky就在不獲父母經濟支持的情況下放棄了學習詠春拳的念頭。直至中學畢業，Sky由於有個人的收入，同時父母又給予他更大的自由。他便在同事阿海的介紹下，跟隨馮師

父學習詠春拳。

Sky對於詠春拳非常熱愛，他認為詠春拳是他人生重要的一部份。故此，他特意與同事更改夜期的當值時間，使到自己一週唯一不用當夜更的兩個晚上都能夠學習詠春拳。同時，不同大部份居住在上水粉嶺的徒弟，阿海居住與工作在沙田，所以他每次學習詠春拳都是舟車勞頓的。但是，Sky認為人生中必然需要有些事情成為生命的寄託，在他而言，詠春拳就是他生命的寄託。故就算日後找到女朋友，他都會繼續堅持學習詠春拳。他指出，在這九個月中，他只有幾次因為一些重要的約會與事情才沒有回來上詠春課。

至於師徒關係，Sky認為自己非常尊敬師父。他最欣賞的是馮師父的地方是馮師父的教學熱誠以及友善熱情。他認為，馮師父雖然身為師父，卻沒有師父的架子，並與徒弟打成一篇。故此，在馮師父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的情況下，拳館的氣氛營造得非常融洽。而徒弟們在師父的影響下，關係也非常之好。是以他更在學習詠春拳時，意料之外地認識到更多的朋友，並擴闊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對於已婚人士而言，他們很多都視詠春拳為終生興趣、人生寄託，並視整個拳館為一個輕鬆愉快的社交場所。在本研究中，我訪問了四個學生，其中以陳清，阿堅與阿澤作為代表。

#### – 阿堅 - 運動和人生寄託

阿堅今年五十歲，教育程度是大學畢業，

已婚，從事製衣行業的管理階層，育有一名七歲和九歲大的女兒。阿堅學習詠春拳已有七年的時間，是馮師父第一批的徒弟。阿堅學習詠春拳是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好，而且欠缺運動，所以當他知道自己居住的元朗舉辦詠春拳班時，在妻子的鼓勵下阿堅便開始學習詠春拳。

阿堅表示，雖然他的工作有時候需要他出國工幹，但是七年以來，他的出席率是超過九成的。他解釋這是因為詠春拳已經成為了他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有些時候來不了的話，都會覺得心不在焉，很不習慣。而且，他認為上來拳館對著年輕的師弟，而且看著他們逐漸成長，是件高興且會令自己變得年輕的事情。

當我問到詠春拳對他的意義時，他認為他學習詠春拳的目的不單是學習武術，更是一門哲學以及一種人生的寄托。因為經過七年的時間，阿堅基本上已經把可以學的東西都學了。但是他表示在可見的未來，他還是會一直來拳館的。因為他喜歡這種與師兄弟交流鍛煉的體驗。同時，他認為詠春拳的對打中的「留手」、「守中線」的理念都成為了他管理工廠與工人的哲學，而且更是成功地為他解決了不少的問題。

至於師徒關係方面，阿堅表示雖然他比馮師父的年齡還要大，但是師父就是師父，是傳授你技術的人。故此，他認為在一日為師，終身為師的情況下，他只會一直以「師父」來稱呼馮師父。而至於師兄弟方面，他認為他是非常樂意把詠春拳的

技術與師弟們交流的。因為他覺得只有透過這種交流，大家的詠春拳才會越來越好。然而，當問到他可有意成為詠春師父時，擁有教練證書的阿堅卻表示，他願意個別無償地教授有心學習詠春拳的朋友及他們的兒子，但開館授徒的話，他就覺得自己力所不及，而且志不在此。

### – 阿雄-人生寄托

阿雄今年四十一歲，教育程度是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已婚。阿雄學習詠春拳已有七年的時間，與阿堅一樣，是馮師父第一批的徒弟。與阿堅一樣，阿雄是元朗居民，由於他一直都想學功夫，在知道詠春拳的練習方法與練習「硬功」的泰拳有所不同時，阿雄便開始在元朗學習詠春。

阿雄與阿堅一樣，出席率都是超過九成的。他解釋這是因為來拳館就是一種生活的規律，不想被擾亂。但是，阿雄表示由於女兒的出生，這兩年開始一個月會有一兩晚為了陪伴女兒而沒有來拳館。當我問到妻子可有在女兒出生後反對阿雄學習詠春拳時，阿雄則表示沒有。阿雄認妻子亦會明白丈夫作為一個中年的已婚男人，在家庭生活以外，是需要一些個人的時間。而學習詠春拳這樣好的活動(相對嫖賭飲吹)，妻子是沒理由去反對。另一方面，阿雄亦指出，自己的星期六日都是家庭時間，所以在時間的分配上，是平衡到的。

當我問到詠春拳對阿雄的意義時，他認為詠春拳對他不單是武術，更是一種人生的寄托。首先，阿雄認為詠春拳的雙黏手對打是層出不窮和千變萬化，所以他很

享受這種刺激的練習；同時，在思考剋敵製勝抑或見識到別人如何勝過自己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以阿雄表示，在可見的未來，他是會一直來拳館的。因為他喜歡這種與師兄弟交流鍛煉的體驗。

至於師徒關係方面，阿雄認為傳統的師徒關係中徒弟對師父的尊重是需要維持的。阿雄亦認為師父教得很用心、很沒有保留，所以作為徒弟的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當思考到馮師父營運拳館的困難時，是需要在經濟上支持一下師父的。這就如石湖墟的新館興建時，他與阿堅都有給予一些經濟支持。而至於師兄弟關係上，他認為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大家的關係都比社會上有利益衝突的關係為好，並且不太計較從前或可能帶來利益的師兄弟名份。

#### － 陳清 - 溝通橋樑和中年寄托

陳清今年四十歲，教育程度是初中，職業為貨車司機，育有兩名子女，與妻子處於分居階段。阿清學習詠春拳已有半年，他學習詠春拳的目的是因為他那個由分居妻子所照顧的兒子也正在一所位於深水涉的拳館學詠春拳。阿清為了有更多的話題與兒子溝通，便特意找居所附近的詠春拳拳館學習詠春拳。

阿清的學習目的是轉變中的。起初他只是視詠春拳為與兒子溝通的橋樑，但是後來他逐漸覺得馮師父的教授方式非常地仔細以及安排得非常好，他就對詠春拳越來越有興趣，並視學習詠春拳為中年男人的消遣與嗜好。另一方面，阿清清亦認為師

父所營造的拳館氣氛非常好，大家都非常融洽，所以他很享受每週兩次的上課，並高興見到師父與不同的師兄弟。

#### 小結 - 詠春拳作為釋放壓力的活動

三個組別的徒弟學習詠春拳的最初目的都是對詠春拳這種武術特別感到興趣，但是學生組別的徒弟與工作人士組別之所以持續學習詠春拳卻有不同的原因。這與他們的不同身份，以及所面對不同的壓力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將簡單解釋他們所面對的不同壓力以及如何視詠春拳作為釋放壓力的活動。

對於學生組別的徒弟來說，他們處於求學的階段，由於學業為重，他們所面對的主要壓力都源於讀書，所以在訪問中亦見他們的父母會為兒子學習詠春拳花去溫習的時間而擔心。但是，對於他們來說，詠春拳除了能夠有助他們保護自身的安危後，更重要的是他們視學習詠春拳為友儕的聚會。所以陳先生會不斷介紹朋友去學詠春拳，而蔡先生、吳先生這兩位陳先生的中學同學又會因為大家說好了一起繼續學習詠春拳而加強了對持續學習詠春拳的凝聚力。故此我們可見在這個組別，他們會視詠春拳為與朋友相聚、保護自己與釋放壓力的活動。

至於在職人士，由於他們已處於工作階段，他們的時間表會比較緊張，空餘的時間也較少。故此，阿堅、阿清、阿雄、sky及程先生這些在職的徒弟，他們在選擇學習詠春拳時，朋友的陪伴並非主要的考慮因素；相反，他們會視此為一個享受私

人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機會。是以如阿堅會特別強調工作地方與詠春拳館最大的分別就是能夠讓他放下社會上複雜的利益衝突，輕鬆自在地與師父以至師兄弟去閒話家常。另外，特別對於阿堅與阿雄這些已婚並有小孩子的中年男人說，詠春拳成為了他們終生的興趣，使他們老來也會有些消遣；同時，由於詠春拳這種嗜好形象非常健康，所以他們的妻子在考慮到與其他們在私人時間做一些「嫖賭飲吹」的活動時，都會支持這些已婚的中年男人繼續學習詠春拳。

## 師徒關係與其他社會關係的比較

### 中學裡的老師-學生關係

#### – 必然的從屬關係

中學的老師能夠給予學生評級與懲罰，而且校規之中，清晰地列明了學生對於老師必然的尊重，故此學生無論願意與否，他們都要尊重老師，否則，中學老師就有權力給予學生留堂、罰抄、記過等的懲罰。同時，學生不能進入的教員室、課堂中學生要舉手才能說話、課堂中老師站著而學生坐著等等的規舉，都從明確的規條以至空間的展示上表現了中學裡，師生關係是明顯的從屬權力關係。故此，雖然在中學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中，有學生真心尊重老師的情況，但亦有一些口服心不服，並為著成績、操行評分而假意服從中學老師的情況。

故此，由於學生畏懼老師，而老師也要維持自己優越的地位，所以在為數不少的情況下，雙方的交流的事情只局限於在

87學校裡發生的事情，而缺乏關於私人生活以及深度的對話與交流。

#### – 顧客式的選擇性從屬關係

在詠春拳師徒關係中，雖然無論從常識，以至師父的教導，徒弟都知道是有需要去尊重師父。但是不同於中學的校規，在詠春拳的師徒關係中，師父並沒有懲罰徒弟的權力。就算是馮師父曾經不喜歡其中的一名徒弟染有金髮，馮師父都是只能夠作出勸喻，並以半認真半開玩笑的方式來令他就範。同時，在香港社會的詠春拳師徒關係中，徒弟亦具有顧客的身份。所以可以說作為徒弟在這種從屬關係上並不是被動的，他們是能夠去選擇是否繼續接受這種從屬的師徒關係。

故此，在詠春拳的師徒關係中，詠春拳師父的表現是受到徒弟的監視。假如師父做出令學生不齒的事情，徒弟最直接去反抗這種制度上的上位者的方法就是不再學習詠春拳。所以我們可以視詠春拳師父作為服務提供者，一方面需要有豐富的知識，他們亦一方面被要求在品行上贏得徒弟的尊重。這亦可以反映在徒弟們在訪問中，除讚賞馮師父的功夫與教學熱情都外，他們更為欽佩的卻是馮師父在道德品行方面的表現。另外，由於詠春拳師徒間的從屬關係較弱，所以徒弟與師父的相處會比較自由，可以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故我們可以看到，在詠春武術會，無論是學生階層以至到已婚的工作階層的徒弟，都與馮師父存在著亦師亦友的關係。

### – 不能被挑戰的老師地位

另外，中學老師的教師資格，是由教育署以及校長所賦予及肯定。雖然這些機構的審核與監察，某程度上保證他們具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但是在一些情況下，中學老師雖然作為老師，但是他們的知識不一定是足夠的，例如陳先生就指出在中三時，有一名中史只有中五程度的中文系畢業生，教授他中三的中史科；在中四五時，則有一名主修會計，並不太懂數學的老師任教會考數學科。這與其他受訪者類似的例子都指出，在中學的權力機制下，學生無辦法去挑戰老師的資格與能力，只能單純地服從。

### – 備受挑戰的師父地位

在詠春武術會，不少徒弟在學習詠春拳之前已經學習過不同派別的功夫，有些甚至已取得跆拳道黑帶的教練資格。而且功夫不同於形而上的知識，一經拳腳比拼，徒弟就會知道師父的實力。所以有不少帶藝入門的徒弟，上了幾堂外，就會直接問馮師父如何破解某招某式來看馮師父的功夫造詣。這樣一來，師父的資格與能力就被徒弟所直接審視與認證。

在這種驗證下，師父的地位雖然備受挑戰，但是當馮師父成功以詠春拳的造詣說服提問者後，這種實際的展示就會鞏固了其作為師父的地位與權力。如是徒弟們就會更由衷地尊重與信任師父。

### 空手道的教練-學生關係

#### – 明確的課程進度與以專業教學者為主導

空手道的教學課程採取了西方的管理模

式。教練能夠清晰地告訴學員每堂課的學習內容，以及他們可以去參與考取相當段數的明確時間。故此空手道的課程設計與中學一樣，是由老師為學生所提供的「教學課程(teaching curriculum)」所主導。這即是指，空手道的課程會以教練(教學者)的觀點為主，在其明確的教學目標下，將知識公式化，並以老師作為權威，給學習者的確切的課程(劉美君 2006: 7)。

是以在空手道的教學中，教授知識者是具有專業資格的教練與助教，而非資歷較深的師兄。故此，在這種明確的教學進度裡，空手道的上課進程比較緊逼，上課時鮮有輕鬆交流的時間。而教練、助教與同學之間的交流，則會集中在上課前以及下堂之後，上課時則會比較認真與專心。

#### – 因材施教的教學與同儕教學法

在詠春拳的教學中，馮師父教學的大方向是由第一套套路教到第三套套路，但是他並沒有定下既定的時間表。馮師父去決定會否教授新的知識，是視乎徒弟對技藝的掌握。有些徒弟會認為這是更能貼近徒弟的進度，也有些徒弟如吳先生會覺得馮師父這種無既定時間與安排的教學方式會令學習者感到無所適從。但是我們可以視此為以學習者的觀點出發，著重於學習者，並為學習者度身訂造的學習課程(learning curriculum)」(劉美君 2006: 7)。

同時，由於詠春拳在沒有明確的教學進度，所以無論是馮師父以至徒弟，他們在上課時由於沒有趕著完成課程的壓力。這樣一來，徒弟中天資聰敏的，如蔡先

生，馮師父就會教得比較快；有些資質一般的，馮師父就會要求他在一些階段停留得久些。這樣一來，無論是師父與徒弟，他們都會較為輕鬆，並多有聊天交流的機會。

另外，由於詠春拳並沒有考取教練執照的評級制度，所以馮師父其中一項考核徒弟是否勝任教練資格的標準，就是看徒弟懂不懂得去教導資歷較淺的師弟。是以，在詠春拳的教學中，並非只有擁有專業資格者才能作為教學者；相反，任何的師兄為了鍛練與表現自己將來可以擁有的教練資格，他們都可以教導師弟。與此同時，馮師父則會同時看教學雙方的表現，再對兩者作出指導。

## 工作裡的上司-同事關係

### – 利益衝突與服從關係

在商業社會的工作環境中，同事之間一方面講求團體精神，但一方面亦互相提防。因為說是合作的夥伴，其實同時也是競爭的對手，如果有一些工作的成果被同事所奪去或是一些錯誤被同事所指出時，這將影響到自己的工作地位與升遷機會。所以幾名工作中的受訪者都指出，在工作環境中，因為牽涉到太多的利益衝突、人事糾紛，所以並不是說真心話與交朋友的地方。至於上司，有受訪者則指出，由於上司對下屬擁有懲罰的權力與監察的義務，所以下屬對上司一定要維持到表面的尊敬，就算不認同，也只能口服心不服。另一方面，作為上司的，無信而不立，所以對下屬除了不能開玩笑，最好也去保持相

當的距離。

### – 沒有利益衝突與服從關係

在詠春拳的師徒關係中，受訪的工作中徒弟都不約而同表示上拳館就是來享受學習與練習詠春拳的過程。故此，阿堅指出，就算有誰的技藝比較好，大家都只是佩服而非去妒忌他人。同時，阿堅認為，師兄弟都各有工作，而教授詠春拳基本上無利可圖，所以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經濟利益上的衝突，所以彼此的友誼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會比較單純，大家就能夠彼此分享各種私事，甚至以此聊為一笑也無可不可。

至於師父與徒弟的關係，則一如之前在中學老師與學生的論述，由於徒弟作為某種程度上的顧客，擁有選擇的權力，所以我在是次研究中所有的受訪徒弟，都是尊重師父，認同師父才會留下來繼續學習詠春拳，所以師徒之間的從屬關係並非制度性的，而是建基於自發性的身份認同。

## 師徒關係(apprenticeship)在詠春拳傳授的應用與功能

如本文受訪者所言，要真正學習詠春拳，並不是好像學習舞蹈與健身體操一樣，能夠準確地擺出既定的姿勢就等於掌握。相反，由於詠春拳這種知識講求在自衛與戰鬥中的實戰功能，其要求學習者的是如何能夠在面對不同的對手的情況下，仍能保護自己與打敗敵人。

武術作為一項甚為特別的知識，如以

圖文式教科書以及由老師向學生講解抽象理念的教育方法，是無法讓學習者掌握講求互動與實踐的詠春拳。故此，這就出現了對師徒制中，對師父那種直接把技術以應用層面方式演練與傳授予徒弟的教育模式的需要。

而這種講求學習者透過觀察、模仿、有目的的參與與將知識立即應用與表述的教育模式，即「情境教學」(situated learning) (Lave & Wenger 1991)。所以當我們以情境教學來教育模式來看詠春拳的傳授時，我們就可以發現，為了創造一個類似實戰中那種無法預測對手的真實環境，在詠春拳的師徒關係中，師父再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提供者，而師兄與師弟也不會計較資歷的深淺，所有的成員都會透過詠春拳「雙黏手」這種模仿實戰的練習中去學習如何更能夠掌握詠春拳實戰的技巧。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學習詠春拳，並不是懂得準備地擺出所有的套路和招式就是掌握；相反，是講求透過不同的實戰訓練讓自己控制詠春拳。故此，阿堅與阿雄這些已經取得教練資格，並差不多已完全掌握詠春拳所有套路、棍法與刀法的徒弟，為了實戰的練習對手以及享受實戰中那種永沒法預知的未知性與挑戰，便持之以恆地回到拳館與師父以及其他的師兄弟進行模擬的實戰訓練。

根據情境教學概念，學者再進一步指出了「合法周邊參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和「實踐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概念，去分析外來者如何擁有

作為徒弟的資格，以及作為新入門者如何在師徒制度中掌握師父的知識與技術，並在過程中產生了怎樣的身份認同 (Lave & Wenger 1991)。根據馮師父表示，在三十年前的香港，一些詠春拳的師父，仍是會要求徒弟如傳統中國師徒關係一樣，首先進行「端茶」跪地的儀式，並簽約訂明會義務地住在師父的家為師父服務以報答師父教授詠春拳的恩情。但是今日香港，隨著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教授詠春拳已再非一種必然能夠謀生的技藝，所以今天要取得學習詠春館的資格，就是每月交學費給師父。但是，一如引言所述，雖然今天的師徒關係已經大有轉變，但是當年的馮師父對於染有金髮的少年還是會重新審核其合法參與學習詠春拳的資格，可見金錢並不是必然能夠得到合法周邊參與的條件。

而那些剛入門，對詠春拳的知識以至實戰的經驗也掌握得很少的徒弟。我們可以先想象馮師父及其徒弟所組成的詠春拳社群為一個平面的圓形，而位處於圓形邊緣的人就是這些初學者。這種形象化的劃分，是因為這些初學者，所掌握的技術最少，與師父師兄的交流也最少，所以他們不單在整個社群中的地位最低(技術層面)，同時對於社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也最低，故被視為社群的邊緣 (Wenger 1998)。

可是當這些初入門的徒弟，希望掌握更多的技術與實戰經驗時，他們就需要跟從位於這個社群核心，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的師兄以及師父學習更多的知識。在這個

過程裡，他們會透過觀察社群中具經驗者的實戰訓練，然後到自己累積到可以自由地互動參與時，透過之前的觀察，應用在實戰訓練而獲取詠春拳的知識。而這些經驗的累積，並不是講求參與的先後，而是參與的頻率。故此，一如 Creighton (1998) 在日本絲綢編織班的研究，在詠春拳中地位(技術水平)的高低是由持續的參與所決定的。所以，在這種強調持續的參與的詠春拳師徒關係中，由於持續參與就會進入核心而缺席參與就會脫離核心，所以在詠春武術會中取得教練證書(即完全參與)者，往往就是那些堅持不懈地回到拳館，並熱心與其後師兄弟進行實戰訓練與指導的徒弟。

故此，當我們思考到詠春拳的知識是不能單靠觀察而是重視整個群體裡的互相練習與學習時，徒弟們為著能夠進入核心並學得更多的技術與實戰訓練時，他們緊密的交流就會形成一個具有相同信念的社群。這將會產生一種對整個社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 總結-詠春拳以及師徒關係這種教育模式在當代社會的功能

### 詠春拳的社會功能

很多人或誤以為，武術好勇鬥狠，拳館則藏污納垢。雖然我不能否認這樣的可能性，但是以我摯友陳先生為例子，在這七年裡，我的確看著他通過學習詠春拳，逐漸走出青春期的反叛以及那年少的輕狂，最終在個人品行上得到成長。根據本研究所得，詠春拳作為一種既重視體能鍛練，

也重視武德的功夫，它的確為青年人以至到已婚的中年男士提供了一個健康、輕鬆和愉快的社交活動，使到眾人有著充滿歸屬與認同的生活寄託。本文展票了功夫與武館的正面社會功能。

### 師徒關係的社會功能

另一方面，本論文的另一個主題-師徒關係的教育模式，其實的而且確地解決了現時學校以「教育課程」為主導的弊病。事實上，當我們觀乎陳嘉彌(2005)在台灣的《國小跨年級同儕師徒制教學策略之研究》以及今天大學裡種種以學生為主導的課程，我們都不難見到社會正逐漸了解到這種過去他們摒棄了的教育模式，有助使到學生能夠通過參與和分享來豐富自己的知識與經驗。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陳嘉彌. 2005. 《國小跨年級同儕師徒制教學策略之研究》. 台北市: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美君. 2006. 《工科研究生的學習樣貌-一個情境學習的觀點》. 在  
[http://hk.wrs.yahoo.com/\\_ylt=A3xsaNCAs0pJ4pgAilSzygt.;\\_ylu=X3oDMTB2NWZodjcwBHNIYwNzcgRwb3MDMQRjb2xvA2hrX2ludGwEdnRpZAM-/SIG=13jfjrd3i/EXP=1229718784/\\*\\*http%3a//thesis.lib.ncu.edu.tw/ETD-db/ETD-search-c/getfile%3afurn=93127005%26filename=93127005.pdf](http://hk.wrs.yahoo.com/_ylt=A3xsaNCAs0pJ4pgAilSzygt.;_ylu=X3oDMTB2NWZodjcwBHNIYwNzcgRwb3MDMQRjb2xvA2hrX2ludGwEdnRpZAM-/SIG=13jfjrd3i/EXP=1229718784/**http%3a//thesis.lib.ncu.edu.tw/ETD-db/ETD-search-c/getfile%3afurn=93127005%26filename=93127005.pdf) (瀏覽日期: 2008年12月17日).

### 英文文獻

Wenger, Etienne and Jean Lav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ger, Etienne. 199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eighton, Millie. 1998. "Weaving the future from the heart of tradition: Learning in leisure activities." In John Singleton, ed., *Learning in likely places: varieties of apprenticeship in Japan*, p.190-21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